國際 政治 經濟 文化 週刊

# 世界知識

第十九卷 第七期 民國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 瞭望臺

### 「走向戰爭的道路」

大西洋公約正在加緊談判中。在美國「招兵買馬」的活動下，北歐的挪威亦有被拉入之勢，它的範圍似乎將更形擴大。

大西洋公約的談判進行了半年多，爲什麼至今尚無具體的成就？原來照美國最初的打算，只是利用大西洋公約組成一部替美國「打頭陣」的戰車，軍器美國，司令美國，而美國却不受軍事義務的束縛。可是西歐諸國，自審力薄，無異「紙糊的前線」（M・威爾納語），一定要取得美國的軍事保證。

但依照美國憲法，具有宣戰權力的是議會。誠如美參院外委會主席康納利說：「大西洋公約如不獲參院壓倒的多數的通過，則將絕無用處。」所以搞來搞去，在美國政府和議會的意見未經講通以前，所謂大西洋公約終是紙上的具文。

據廿一日聯合社電，美國高級官員宣稱：「美國將在大西洋聯防公約中保證任何簽約國如被攻擊，美國決不袖手旁觀」。同時，「國務部官員宣稱，阿契遜已與參院外委會對此項保證的性質，意見已趨一致，——國務部希望在一個月內向議會提出條約草案與軍事援助計劃」。又據康納利稱，大西洋公約「主要力量的來源，繫於西歐國家均感覺美議會堅決支持此項公約」。看情形美國議會如予通過，這個公約，就可成立，因爲西歐諸國所堅持的是美國切實保證的「靠山」；而美國也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親自跳上了戰車，因爲反正控制權還是握在自已的手裏，據聯合社電，「盛傳美國政府將任命西歐最高統帥一人主持其事」。

華萊士指斥北大西洋公約爲「走向兩個世界衝突政策的新的而且必然的一步」。他說「其眞正目的是要針對着蘇聯建立第二道警戒線。它將以侵略性的軍事聯盟代替那作爲全世界最好的和平希望的聯合國。這不是一條和平的道路，而是一條走向戰爭的道路。」

### 挪威何處去？

挪威外長蘭琪自華盛頓返國以後，挪威政府似乎決心要跟西方搭夥了。一方面，據法國新聞社電，挪政府已決定最近向蘇聯提出照會，拒絕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提議，在另一方面，執政的挪威工黨大會，於二十日通過決議，正式敦促挪威尋求「與西方民主國條約上的合作」，這實際上就是表示挪威將參加大西洋公約。

挪威和蘇聯有共同的邊境，數十年來一直和蘇聯維持着友好的關係。這一次她如果拒絕了蘇聯的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而寧願加入戰爭集團充當卒子，那就其本身的利害和安全說，也眞是不智之甚的。挪威的動向已引起了北歐諸國的分裂，北歐三國的聯防談判已告停頓了，瑞典總理艾蘭德慨乎言之的說：「瑞典明瞭每一民族必須依其歷史根據擬成其本身的外交政策。一國自其本身經驗得有教訓，而非自別國的經驗。」這實在是對挪威沉痛的警告。

## 目錄




編輯者 世界知識編輯部
發行人 王德鵬
社址 上海（○）河南中路八十二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電報掛號：五三九三四二

本刊訂價（暫限二月）
平寄：一千二百元
掛號：一千八百元
航平：一千八百元

訂戶三大權利
（一）訂閱期內刊郵費不張價
（二）訂戶購本版書七五折優待
（三）義務代辦書刊
・注意・上列訂費，概以二月廿六日至三月四日間上海郵戳爲憑

## 大西洋同盟與法國

北大西洋的好夢，是並不十分美麗的。且不說搭夥者如英法等的軍事實力是如何的可憐。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家中彌大的人民力量，決不容許他們的國家由此而陷於「萬刧不復」之境。

請看北大西洋集團主要一環的法國。法共領袖陶萊士廿二日演說稱：「現在的事實是：法國政府和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合作無間，在法國出現了外國的參謀總部，而且將法國和其海外領土變成反蘇的侵略行動的基地。」但是法國人民是不會支持反蘇戰爭的。「要是一切愛好和平和自由的法國人民，不能夠在他們共同努力之下將法國站到和平和民主的陣營方面去，而結果竟使法國人民違反他們的意志被迫參加反蘇戰爭，在此一情形下，蘇軍為了保衛人民的意志和社會主義的立場，起來將侵略者逐出我們的領土，他們將獲得法國人民的合作，一如他們在波蘭、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所遇到的一樣。」

不錯的，今天的法國已不是昨天的法國。今天的居伊內閣雖然還在做着他們美麗的夢，但他們本身的力量，已到了這樣脆弱的程度：「忽然間的一個噴嚏，就可以把它打下台來的」（美國記者語）。

## 吉田又上台了

日本總選舉後，由於民主自由黨獲得衆院中過半數的議席，該黨領袖吉田茂捲土重來，組成了吉田茂的第三次內閣。

從這次日本普選和吉田的三次組閣，可以知道麥帥扶植下的日本，已不可避免地日益走到泥淖裏了。

第一，這表示日本的「中間勢力」完全沒落，麥克阿瑟所標榜的「中道政治」亦徹底破產了。麥帥為了遮掩國際的視線和欺蒙日本的人民，曾打着扶植「中間勢力」的幌子。譬如第一次吉田內閣倒後拉出了社會黨的片山，片山倒後又捧出了標榜「中道政治」的蘆田。現在則索性連幌子也不要，又回過來支持這個聲名狼籍的吉田茂。

第二，吉田這次的內閣，雖號稱是一黨內閣，但構成份子，都是拉攏民自黨內各派系七拼八湊而成的。腐化、反動、和沒落是該內閣的特點。作為閣揆的吉田本身便是一個反動的過了時的人物，狗嘴裏怎望長得出象牙？連紐約先鋒論壇報都說：麥帥扶日工作的困難，「必將因日本破產的政治領導而更形增加了」（見該報一月廿五日社論）。

第三，美國為了要把日本變成反蘇反共的殖民地，終於不能不和日本的封建勢力勾結在一起。而吉田為了報答「知遇之恩」，自必大施身手，奉行麥帥的命令，貫澈「反共」的方針。所以他對記者表示：「誓與共黨作戰到底；即使共黨在國會中獲得控制權力時亦然」。但日共勢力在這次選舉中激增，當然不是可侮的。德田球一斷定吉田內閣在三個月內必垮，不是無據的。今後日本的政治鬥爭必將愈趨兩極化。

第四，由於遠東局勢的變化，特別是中國局勢的突變，已使美國對日政策陷於徬徨苦惱的境地。最近美國陸長羅雅爾在東京露出了美國有從日本撤退之意，向主積極扶日的美國陸次特萊柏又突告辭職，這都使日本人惴惴不安的。吉田政權根本是建立在麥帥的刺刀上，萬一麥帥的刺刀一有幌動，這個政權必然是不倒自垮的。

## 陰霾籠罩着美國

美國經濟的天空，日益濃重地集結着陰霾。這半月來，紐約的商品批發物價繼續暴跌。證券交易所的股票也大跌。據聯合社發表的商品指數，慘跌已達到二年來所未有的最低點。

例如二月十五日，芝加哥的小麥價格每一蒲式耳（Bushel）跌落美金一ㄆ四分之三分至四又八分三分，玉蜀黍跌價四分之三分至二分，稞麥跌價三分半至四分半。農產物指數比去年二月份降低了二十點。「紐約時報」把目前的暴跌拿來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農產物價格的一瀉千里作一比較，該報認為，這種局勢大部份是因為農產物巨量供應而資本主義市場極度縮小的緣故。

但在另一方面，勞工部每週批發價格指數清楚地指示着，獨佔資本家們怎樣維持着製成品的價格。獨佔財閥們利用着製成品維持高價，同時又利用農產物跌價，所以利潤只有不斷地增加。可是，許多小企業被迫破產倒閉的，却一天天的多起來了。據美國私人所辦的統計機構「董氏與勃拉斯特里社」的統計，在截至二月十日為止的一星期中，共有一百九十二家企業及商業公司破產，去年同一星期中有一百二十八家，一九四七年同一星期中則只有四十五家。

再則，美國又受到了大批失業的威脅。據官方的統計，一月初旬美國的就業人數比去年十二月減少了二百萬人。據紐約「工人日報」徵引工會方面經濟學家的意見，認為美國的失業人數共計五百萬人強。

杜魯門總統的經濟顧問們，對於這些經濟日趨艱困的徵象，却還是認為可以「消除恐懼心理」克服的。紐約時報擁護杜魯門的擴軍計劃，以為可以消彌失業。「政府經濟機關人士，則認為馬歇爾計劃的延續及軍備計劃，均可保證工業及農業產品的必需出路。」（法新社十八日電）然而這種意見，不但不為許多經濟學者所接受，甚至商界人士，也指出「美國經濟活動的若干方面供應，巳不復低於需求。」他們清楚地看出了美國經濟的在弱和矛盾。紐約大學教授漢奈指出目前的徵象「滿帶惡兆地令人回想起一九二九年的日子！」

負累重重（美報）

# 時局管窺

紀曉峯

## 一

自蔣總統「引退」，李代總統接替以來，已經一個多月了。這一個多月來時局一系列的發展是大家熟知的。從李氏所宣佈的「祥和措施」的令而不行，從國防部發言人「以和備戰」和粵主席薛岳氏「西南反共聯防」的言論，從代總統與孫閣揆分處南北各行其是的動向，從立法院在京或在穗復會的爭而不決的僵局，從張治中張羣兩氏分別在西南西北的活躍，從軍政大員忽東忽西的奔走部署，以至從浙江的溪口小鎭的可注意的表面沉默，都足以令人想起這五色繽紛的時局，可拿幾個字來形容：和平的聲音響，火藥的氣味濃。

## 二

要窺測時局究竟怎樣發展，先得明瞭「和平」有幾等幾樣的和平。和平是人人希望的。但「和平」也像杭州張小泉的剪刀一樣，有眞正的，也有假冒的。我們人民所一致渴望的和平，當然是十足道地的眞正和平。

眞和平與假和平有什麼區別呢？

有的。我們可以拿一管量「和平」的尺來量量看。這管尺雖未必量得出幾寸幾分，却量得出和平是眞是假。

這管尺包含着下面的三種「準繩」：

第一，眞和平一定是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和平，假和平則僅僅是爲了少數人打算的和平。

第二，眞和平一定包含着民主自由的內容，假和平必然是沒有民主自由的。

第三，眞正的和平如實現，中山先生所強調的民生問題必可解決，大家都能安居樂業；反之，倘如物價繼續飛漲，民不聊生，那怕和平的聲音再嚷得響一些，也終究是假和平。因爲「和平」兩字並不能代替麵包。

明白了這幾點，可以進而探討目前環繞着「和平」打旋轉的時局。

## 三

有人說，目前的問題是「局部和平」和「全面和平」的問題。中共主張「局部和平」，國民黨要求「全面和平」，所以碰僵了。

這眞是皮而又毛的看法。我們得拿出對證古本來。據毛澤東氏一月十四日的聲明中說：「……願意與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及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上進行和平談判。」可知中共願意求得全面和平，也願求得局部和平。反之，據說蔣總統在「引退」之前，也曾命令各地方當局有權決定和戰問題。

但到了戰火燒向京滬，京滬人士策動局部和平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却突然禁止了局部和平運動。二月十四日國防部發言人聲明說：「所謂進行局部和平，向北平看齊，是完全要不得而不可能的……」政府唯有積極備戰始能言和，亦惟有能戰始能和，並不惜犧牲一切與共黨周旋到底……」。

所以，此時此地，「全面和平」可談，「局部和平」談不得。

但我們站在人民的立場說，覺得眞正做到全面和平固然很好，局部和平也沒有什麼不好。因爲「全面」固然包含了「局部」，但積「局部」也可以構成「全面」。和平原是爲了減輕人民的痛苦，免受炮火的災殃。倘如全面和平的實現還需時間，那末局部和平也可使人民少受犧牲。尤其是江南京滬的人民，都不希望南京或上海「夷爲平地」的。邵力子氏在北平有一句話說得很對，他說：「……江南人民切盼和平，並且寧選擇北平式的和平，非天津式的和平。」（二十一日大公報）

就事實而論，「全面和平」和「局部和平」應該不成問題的。作個譬喻，有一人每年需米三石方能過活，人家給他一個月米糧，他說不要，因爲反正不夠一年吃。殊不知沒有這一個月的米糧，連一個月都活不了，慢說一年了。所以「全面」與「局部」之爭，在邏輯上說不通。

## 四

也許有人要說我太天眞，專門在咬文嚼字上用功夫。但我得聲明，我之嚕囌說明這點，是爲了指出某些人士所以要和平一定得標明商標或記號者，乃是別有深長的用意的。

上面提到目前時局的特點是：「和平聲音響，火藥氣味濃」。我談了半天「和平」，還談不出一些結果來，現在，當於濃重的火藥氣味中求之。

一嗅到這股氣味，誰都會承認備戰是事實。據新聞報十二日載稱：葉劍英氏對南京和平代表團表示：「南京一面謀和，一面又在備戰，且在台灣訓練新軍。」這倒是事實。因爲孫立人將軍在台灣練兵，是人人皆知的。

此外，如向來號稱熱心「和談」的兩位張將軍（張治中張羣），這個把月來也分別在西北和西南跑來跑去，顯然在作軍事上的部署。快人快語的薛主席，發表了「西南五省反共聯防」的談話後又否認了；上引國防部發言人在談話中坦白承認「不惜一切與共黨周旋到底」，對於目前時局尤是「畫龍點睛」的說明。

早在一月三十日，「紐約時報」的南京通訊曾經這樣指出：「李代總統雖然作着與共黨謀和的努力，但國軍將領們却在竭力建立區域的軍事集團，以謀繼續戰作。這些集團雖尙未明確形成，但自然而然地將成爲這樣的集團：（一）蔣總統準備在中國東南部和台灣東山再起；（二）中國西南部的四省聯防集團；（三）西北的馬氏集團。」

這個消息，距今雖已近月，但大體仍未失時效，而且可能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據合衆社十九日南京電稱：「引退後的蔣總統，正息隱於其故鄉奉化縣溪口鎭，這一個小鎭目前幾已成爲臨時的總統官邸，每日函電交馳，帶進了報告，傳出了指示。蔣氏除以總裁的身份控制國民黨外，並且仍保持他的軍事權力。他和南京國防部之間，經常保持着函電接觸，聽取軍事局勢的報告，並對重要軍事部署及新將領的任命，發出指示。」

這是一面。在另一方面，合衆社十八日報道稱：「在以陳立夫爲代表的右派壓力下，孫科已見強硬，至少暫時獲得一些支持，藉以反對李代總統。……」同日合衆社廣州電稱：「國民黨右派份子在陳立夫親自率領下，在從事努力，反對李代總統使政府領袖重返南京的企圖。一般愈信依照保守派的未來計劃，蔣總裁可能重行出山。」

當記者執筆時，李代總統正飛廣州，親邀孫院長返京，並強調「國民黨內部的團結」，但孫院長迄無確定的表示。這一點，表示着他們之間是有矛盾的。

但實際上，十一日合衆社曾傳出「李代總統的和平努力祇代表一個過渡時期，一個可以使國軍爭取時間來恢復力量，然後在南邊組織某種堡壘的過渡時期。」陝北廣播甚至指出李代總統和平論調的目的不過是爲了「守長江」。

所以，在今天，李孫之間的關係可說統一而又矛盾的。就事論事，李氏所處的地位確乎亦尷尬。他儘管一再說對和平有「决心和誠意」，可無奈他令不出都門。他三令五申，抵不上幕後的一個「不」字。試看直到如今，單單張學良楊虎城恐怕連釋放他們事還不知道，自不必再說別的，更不必再說「全面和平」了。

## 五

「以和備戰」固然是事實。問題在於這「和平」能否爭取得到必需的「時間」？能否眞的守得住長江？更明白些說，備戰能否完成，能否由備戰而一舉挽回頹勢？

第一，從軍事上看，先得估計蔣總統還有多少實力？據「大學評論」（參閱該刊二月十日）的估計，現在守長江這條漫長防線的國軍兵力，總共不過三十幾萬人，要這三十幾萬人守住這條防線，只有靠奇蹟。外面早已有放棄長江流域、堅守南面新防線繼續作戰的謠傳，並且說國軍最後戰略將劃分全國爲三大集團，東南集團歸李宗仁統率，西南集團由白崇禧統率，西北集團包括三馬（馬鴻逵、馬鴻賓及馬步芳）在內歸胡宗南指揮，就算這是國軍的一種最後打算，但合起來總共不過一百六七十萬人，如何抵得住數倍的新勝之軍的壓力？再說這種臨時應急的辦法，於整個大局實無裨益。各地方集團間的矛盾如何彌補，西北三馬的軍隊是否肯唯唯聽命，都是問題。至於若說等台灣孫立人練出新兵來，時間來得及嗎？

第二，就政治經濟方面看，誠如李代總統所說：「由於民生不安，影響軍隊精神渙散，今後需要金融安定，長江一帶始可保無虞。」但在積極備戰之下，物價一日數漲，民生日陷絕境。僅就最近情形說，經濟上的動盪越來越厲害，人民連活都活不下去了。這一切癥結在於備戰。所以，如不改變備戰經濟，根本無安定之可言。更何能由此而重振「精神渙散」的士氣？况且，自李氏高倡和平以來，政府倉皇出奔，大小公務員疏散的疏散，溜跑的溜跑，如何能使這早已渙散了的一股氣重新接上來呢？

第三，就外援方面看。據孫院長十六日表示，他曾在賴樸翰到廣州時提出新美援的要求，顯然他們對於美援還是有着美麗的憧憬。

美援可說不成問題，問題是在於力不從心。若說美援可以解决一切，那末不到黃河就解决一切了。據各方面資料看來，中國局勢已使美國大大頭痛，她的對華政策，似已不得不在密切注意中安排着「逐日的基礎」（day-to-day basis 二月五日紐約時報語），那就是說，可援則援，不可援則另行設法。

大體說來，美國對華政策是有方針的。第一步是企圖從和平的策動中，阻遏共軍的繼續進展；第二步是增強長江以南國軍的抵抗；第三步則是在改變後的局面下，作「留下來做文章」的打算。看情形，第一步的做法已成尾聲；第三步雖在進行而困難日重；第三步尙待看以後的演出，不在話下。總之，美援仍可能是有的，但不能說其必有；更不能說其可由此而一舉扭轉乾坤了。

從以上的分析，自然而然得出結論是：時間太遲了。

用和平爭取時間遲了；備戰更遲了。時間不會等待備戰。但時間終竟會急轉直下地帶來了和平——眞正的和平。古人說得好：「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在時間的行進中，我們不禁想起了「長江後浪逐前浪」的名句。

二月廿二日

# 美國遠東政策的破產

汪愚

## 一

中國形勢的發展，改變了整個遠東形勢，這種重大的歷史性的變革，使美國的遠東政策陷入澈底破產的境地；就最近華盛頓手忙脚亂狼狽失措的情形看，美國對整個遠東形勢顯然已無法把握了。

戰後的美國遠東政策，有兩個重心：第一，是儘量支持中國的合法政府，防止舊秩序的崩潰；第二，積極重建日本，把日本變成美國的軍事及經濟的基地，以便通過日本控制整個遠東。這兩大目的，到現在爲止，都遭過了嚴重的打擊而告失敗了。

先就對華政策說，美國三年多來已經在軍事援助及經濟援助上化費了數十億美元，可是結果與她底目的適得其反：舊秩序的崩潰竟成爲不可挽救的「絕症」。當一九四八年共軍發動冬季攻勢，在軍事上獲得重大收穫，改變了全部軍事形勢之後，美國不得不考慮修正她的政策。當然，這個修正幷不是改變她政策的本質，而祇是在策略的運用上換一個方式罷了。

事實證明：「戡亂」絕對「戡」不下去了，於是由「戡亂」而發展到「求和」；這個轉變，是說明舊的武力解决的方法已經無法繼續，不能不以新的和談的方式來代替。和的用意在什麼地方呢？第一，如果中共在原則上能讓步，那麼舊政權的種子還可以儘量保存下來，逐漸使新政權變質；第二，如果中共堅持原則不肯讓步，那麼幾個月的拖延，至少也可以使舊政權獲得暫時喘息的機會，以便重新調整軍事佈置，訓練新的軍隊。

在美國人的心目中，蔣總統已經不能執行她的策略，主要原因是不能領導「中間勢力」，不能剷除貪污份子，不知靈活運用政治戰術，因此而失盡了人心。美國的意

向，在最初是想抬出一批「自由主義者」，實行「中間路線」，無奈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多是一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朋友，毫無力量，更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盡是一「扶不起的阿斗」，於是美國在萬分不得已的情況之下，轉而支持李代總統，一方面李是「合法」的元首繼承者；另一方面李擁有桂系的實力，再一方面李在國民黨內尙有相當號召力，因爲最近幾年來，李一直是以「開明份子」自居的，引起若干人對他的幻想。

在美國及地方實力派的強大壓力之下，蔣總統「引退」了，李代總統上台了。然而蔣對美國的策略并沒有完全領悟，他不肯全力合作，於是隨着總統「引退」之後，首都成了政治的眞空狀態，演出「府院分家」的怪劇，中央銀行的大批金銀外匯源源運到台灣，幾十萬軍隊撤退到浙江，而代總統的許多「祥和措施」也一一碰壁而成爲具文。尤其令人難堪的是：代總統雖然在積極謀和，可是國民黨的右翼份子却在大拆其台，高唱「備戰求和」論，使代總統的「苦心孤詣」完全落空。同時，中共的廣播則嚴厲指責李代總統在「掩護蔣的積極的軍事佈署」，形勢發展到這個地步，眞是大出華盛頓的意料之外，以致山姆大叔的步伐完全凌亂，弄得狼狽不堪。

癥結何在？致命傷當然在於基本的形勢比人強。就另一方面說，因爲蔣與李之間存在着矛盾，蔣與美國之間因爲策略的運用也發生矛盾，而美國內部對策略的運用也不是完全一致的，由於這許多矛盾，纔會形成上述的混亂局勢。

到現在爲止，美國還未放棄支持李代總統的策略，而李代總統最近的積極活動，也吸引了國民黨內一部份的力量，例如立監委中，就有一大部份是擁李的。立法院決定在京復會，可以看作李的勝利。可是總統雖然「引退」，仍保留着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就憑了這個身份，他仍舊在幕後操縱着一切。合衆社南京十九日電訊中曾指出：「引退後的蔣總統，正隱息於其故鄉溪口鎭，這一個小鎭目前幾已成爲臨時總統官邸，每日函電交馳，帶來報告，傳出指示。蔣氏除以總裁的身份繼續控制國民黨外，仍保持他的軍事權力，與南京國防部經常函電接觸……」，不但軍事權力沒有放棄，經濟上的權力也還在他的控制之中，這一個事實，說明美國在中國的新策略連初步的種種障礙也沒有克服。

事實上美國內部在策略運用上也有兩派分歧的意見，第一派認爲蔣總統必需眞正「息影」，任何繼續支持蔣的政策必然要失敗，過去三年的事變已足夠說明；李的和談政策如果成功，舊政權還可以保留相當實力，可以待機東山再起，美國可以「留下來大有文章可做」，萬一和談不成功，李的領導也許比蔣要強一些。第二派認爲和談是不會成功的，任何形式的聯合政權終歸是要「落入共黨控制」之中的，美國的作法必需繼續在軍事及經濟上援華，重新在華南建立新的「防共陣線」，而既然要繼續作戰到底，則惟有支持蔣到底，因爲中國除了他之外，沒有人可以成爲全國的中心力量。麥克阿瑟就是主張這一個意見的，他曾經通知美國國務院，爲了整個遠東的戰略形勢與「日本的安全」，美國應當繼續支持蔣作戰。

由於這種意見的分歧，再加上種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使得美國的政策舉棋不定，陷於徬徨猶豫，狼狽失措的地步。

事實很明顯的，繼續作戰是絕對沒有出路的，中國統治階級內部分化的擴大與尖銳化，使反共力量日益削弱，如果說過去舉全國之力「戡亂」尙且不成，則今後憑華南一隅之地又如何能立得住脚？至於和平，全國人民都在爭取和平，但是決不是爭取美國人心目中的和平，人民和平是有原則的，這原則與美國的願望相差很遠。不論是和是戰，美國的政策都無法行得通，這是美國現在最大的苦悶之一。

## 二

在對日政策上同樣是失敗的。美國對日政策的基調是：把日本納入美國獨佔資本的體系之內。美國的具體作法是：以美國的資本，控制日本的工業，再控制遠東的市場。在遠東市場的爭奪戰中，日本是重要的，因爲美國高度發展的工業產品并不能完全符合遠東人民的要求，而日本的工業則不然，特別是日本的輕工業在遠東已建立相當鞏固的地位，而且合於遠東人民較低標準的要求。

完成這個目的，是有幾個前提的，第一，要中國能供給日本原料與食糧，第二，要中國及遠東其他國家提供廣大的市場，這兩個前提缺一不可。

目前由於中國形勢的演變，美國這個希望已經很少有實現的可能，同時遠東其他各地的日益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嚴重地打擊了這一計劃。復次，因爲美國扶日政策的實行已引起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最近英國呢絨業爲日本增加呢絨輸出品提出抗議，即其一例。事實上，英國爲了本身的利益，決不會把殖民地的大門打開，任令日貨傾銷的。

以上是就經濟情勢而論，再看政治方面的情勢。麥克阿瑟最初在日本的策略，是實行所謂的「中道政治」，實際上是以僞左手行眞右策的辦法，因爲過分露骨的右傾，容易引起廣大日本人民的反感。這個策略由於片山內閣的垮台而傾覆了，終於不得不露出本來面目，捧出財閥代表人吉田組織極右派的內閣，這種反動措施，顯然已激起多數日人的惡感，促發廣大勞動羣衆的政治覺醒。今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普選，日共的選票激增，議席增加九倍的事實，充分證明麥克阿瑟反動統治的失敗。

美國一方面要日本成爲她的經濟基地，并且也要求日本變成她的軍事基地。在遠東的戰略形勢上，由台灣到菲律賓，一直到檀香山的這條防線，在美國的軍事佈置上是屬於次要地位的，佔據最重要地位的是由青島、南韓到日本的這一線，其理由是因爲美國的軍事佈署，完全以攻擊爲重心的，從青島、南韓到日本的這一條線，與亞洲蘇聯比較接近，可以成爲發動攻擊的前進基地。但是中國形勢的演變，南韓人民解放運動的積極展開，使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日本完全成爲暴露的孤島，因此大大地降低了它在戰略上的價值。麥克阿瑟堅持建立華南反共陣線，就是爲了不讓中國完全「赤化」，使日本處於暴露的地位，這一個目的沒有達到，因此他又提出增加美國駐軍一倍的要求，結果美國陸軍部長羅雅爾特別飛到東京，與他談判，羅雅爾以軍費創減的理由拒絕了增兵的要求，同時在無意中透露了「美國將在戰時退出日本」的消息，引起日本資本家的很大激動，在美國國內也引起了軒然大波。雖然阿契遜及杜魯門先後否認羅雅爾的說法，強調美國對日政策不變，可是羅雅爾的話仍値得我們相當重視。根據美國的全面戰略計劃，顯然是以歐洲爲主的，美國發動新戰爭，必然要以歐洲爲決戰的場所，這一點是無疑問的，在一個空前龐大的戰爭中，美國是不是能同時負担兩大戰場的需要呢？權衡輕重，在二者不能兼的情況之下，暫時放棄遠東當然是可能的。

不過，在目前的情勢之下，美國還不會立即撤出日本，無論如何，日本是當前亞洲惟一的反共堡壘，非到萬不得已時，美國不會從遠東放手。然而羅雅爾的談話，已透露了美國的處境是如何狼狽，這種狼狽的處境，完全是好戰政策所招致的後果。

## 三

總結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大胆的斷定：美國的遠東政策已經破產了！美國到處以支持舊秩序爲目標，但是今天的遠東，舊秩序在迅速的崩潰之中，新形勢的到來已成爲不可抗的巨流，美國不論使用什麼手法都挽救不了這種歷史性的轉變。這是華盛頓今天最大的悲哀。

美國的獨佔資本集團，雖然在遠東接連的碰壁，他們不會就此死心，還要想出種種新花樣，以前傳說的「留下來大有文章可做」的辦法，就是新花樣之一。看到東歐的種種事實，美國特務是用種種方法破壞着新政權，今後她在遠東也必然要以「萬變求不變」的原則來做的。

二月二十一日

# 「跌風」在美國

洪啓元




## 物價的大跌風

最近一個多月來，美國一般商品及股票價格掀起了大跌風，使世界的注意力由瀰天的備戰和「冷戰」的叫囂中轉移過來，翹首凝視着大西洋彼岸的金元王國是否要栽筋斛了。這是一個大諷刺，好像魔術團的後台的坍塌似的。

完整的統計尙無法獲得，但從若干的報導中，可以約略窺見這次連續性的嚴重跌風，具有與戰後以來美國幾度發生的跌風不同的性質：

第一、跌風已持續至八個星期，還在方興未艾中。據十二日聯合社紐約電：「聯合社統計本星期主要日用品之批發價格已跌至一六五·三〇，上星期爲一六八·四六；去年同期爲一八六·三二」。時間之綿長，情形之嚴重，都可證明這決不是一時的局部的「失衡」現象，而是反映着經濟內在的發展規律的。

第二、各經濟部門展開的跌風，是不平衡的，但顯然一開始就形成爲一般的經濟趨勢。農產品的跌風，最爲慘烈，「紐約時報」把這暴跌拿來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農產物價格的一瀉千里作一比較（按一九二〇年美國曾爆發不景氣—註），認爲這種局勢大部份是因爲農產物巨量供應而資本主義市場極度縮小所致。但「在不同的工業部門中，也可看到衰竭現象。據紐約時報戰稱：許多工業中心城市的五金工業已比去年降低百分之五至十五。在若干地區，跌風業已達到了嚴重的程度」（塔斯社紐約八日電）。敏感的證券市場反映了這種一般性的跌風：「紐約證券市場本星期普跌，此乃去年三月以來未有的現象。物價跌落爲證券不振原因之一」（聯合社十二日紐約電）。失業的激增，又是一大反映，尖銳的表現在鐵路工人的失業上面：「據鐵路界方面統計，美國鐵路工人失業者本星期已超過十萬人，約佔全部鐵路工人的百分之十，較去年大爲增加，此因鐵路營業不振之故」（聯合社十二日紐約電）。中小企業的倒閉現象也隨之嚴重化了：「據私營統計機構董氏與勃拉斯特里特社報導，在截至二月十日爲止的一週中，一共有一百九十二家企業及商業公司破產，去年同一週中有一百二十八家，一九四七年同一週中則只有四十五家」（塔斯社十六日紐約電）。

第三、因此，這樣的大跌風，便不能不引起華爾街及白宮的深切不安了。「美國經濟界人士對於物價尤其農產品價格的下跌，及商業的呆滯與失業的增加，頗表憂慮。杜魯門總統雖於十七日發表宣言，謂此種現象僅屬使戰後經濟局勢恢復正常的問題，似並未消除上項憂慮」（法國新聞社華盛頓十八日電）。

## 癥結所在

其實，美國經濟危機的陰影，自戰後以來，就日漸濃厚的籠罩着美國，一直成爲美國人感到不安的日常生活。今年開頭，這日益顯著的趨勢，已使美國輿論界對一九四九年經濟的前途紛紛作着悲觀的預測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金融經濟的重心，確定地移到了美國，資本主義總危機時代的週期性恐慌，也由美國做着「首作俑者」。這一事實，已經說明儘管美國在經濟上擁有特殊優越的條件，也不能使其經濟的內在發展規律及其作爲資本主義主要環節的地位，避免和改善週期恐慌的襲擊。

這次大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性的尖銳，更使美國經濟的世界地位的重量，空前的提高了，同時也使美國經濟的矛盾空前的激化了。

美國在經濟上擁有的特殊優越條件，依然對美國戰後的「景氣」發生巨大的作用。例如美國資源的豐富和國內市場的寬廣，使美國的投資和工業生產維持繁榮的水準。雖然戰時最高峯的生產水準永不復見，就是說戰時靠着軍事定單和國外租借膨脹了三數倍的工業生產，不能順利地完成平時經濟的轉變而使之繼續維持，但全國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仍能依賴國內市場的消納，而僅百分之五左右靠輸出來宣洩，因此美國的工業生產在絕對數量上還是能夠保持超過戰前二倍之譜的水準，並逐年有所增加。去年的美國「整個經濟的生產，就比一九四七年高出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四」（杜魯門的經濟報告）。

如果從其相對的數量上說，卽從美國總生產量與國內外市場的消納能力的對比上看，美國商品及資本的供應量那就更大了。去年九月出版的勞工月刊指出：工資的增加是遠遠落在物價上漲速度的後面，一九四七年的工資較之一九四六年上升百分之一二·六，但物價卻漲了百分之二三·五；而一九四八年第一季的工資較一九四七年上升百分之九·一，但物價卻又漲了百分之一三·四。倘使再加上這幾年來美國人民儲蓄的消失，工作日的減少，完全失業者的增加，那末，美國去年國內市場的萎縮程度，概可想見。至於國外市場呢？去年一年雖有馬歇爾計劃的支撑，輸出總額也竟由一九四七年的一百五十億美元降落到一百一十五億美元了。這樣，假定平均國內外市場萎縮了百分之三至五的話，去年美國總產量在絕對數量上的增加，就應該是比一九四七年增加百分之六至九，而不是增加百分之三至四了。也就是說，市場問題使美國感到更加嚴重的生產過剩的威脅了。

因此，說來說去，萬變不離其宗，美國經濟危機的深化，是根源於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激化，卽：私人的佔有與生產的社會性之間的矛盾的激化上面的。

## 再進一步看

根據上面的簡單法則，我們還應該強調指出：在這次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更進一步發展的空前情況下，美國本身特有的經濟優越性已越來越被國內外的強大的腐爛性和寄生性所淹沒了，經濟法則在美國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強化越深化了。或者，確切地說，美國今日不僅要承担着國內的絆脚石，還要承担着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碎頭錘，而使其具有優越條件和潛在活力的經濟生活一年年地加速削弱和崩潰。又或者更具體地說，美國今日不僅本身不得不日益循着資本主義的沒落法則陷入泥淖，而且還

要被業已走向沒落崩潰之路，永遠沒有希望翻身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加速拖入死港裏去。

美國以「救世主」自居，這不是不好的事。但現實的「救世主」不能是超然縹渺的徒然令人崇拜的神，也不能是滿身發臭的集法西斯魔王們的法寶之大成的侵略好戰與瘋狂反動的「十字軍」。華爾街的英雄好漢，腦滿腸肥，貪饞無厭，絕不願意（事實上也不能夠）好好利用其強大的生產力、資源與財富，去滿足國內人民的豐衣足食、幸福與進步的生活要求，來在這堅實的基礎上確保與發展永遠的繁榮，那末，唯一的道路就只有走上反人民反民主反進步反繁榮的沒落道路，越反得兇，就越走絕路。同時，與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一樣，對外經濟政策也是對內經濟政策的延長。這樣的美國，它的對外經濟政策，只能是獵求世界的霸權和市場的獨佔，奪取各國發展和復興其經濟所必需的獨立主權，阻撓各國對美具有競爭性的經濟發展，奴役各國的人民和加速各國的經濟崩潰。「救世主」救了世界上跟華爾街那類的一流英雄好漢，卻激起爲他們挖掘墳墓的人民民族解放運動。

戰後美國經濟危機的發展，就深刻地反映了這個國內外雙重的反動性與腐爛性的混合特質。美國擴張政策登峯造極的產物——馬歇爾計劃，雖然已使西歐及其他「馬歇爾國家」的奴僕們日益順服地效忠美元、依附美元；但同時這個主奴關係是由馬歇爾計劃加劇破壞受援各國的經濟基礎，加深他們的政治經濟危機所促成的，而後者的經濟基礎被破壞，政治經濟危機被加深，也不能不反過來打擊到美國的景氣，加深美國的政治經濟危機。事實的發展證明，不僅像美國名經濟學者F·斯騰堡所說的：「美國對外貿易的擴張將增加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恐慌的感受性」；而且像美共所預言的：「不管馬歇爾計劃能在最近將來將輸出積勢減少至若何程度，它仍不可能阻止或大大地延緩即將爆發的週期性恐慌，……相反地，它將加速危機的爆發」。

也許正因如此，華爾街的老闆便開始追求平時的備戰景氣，要恢復軍火定單和對外軍事租借來避免經濟恐慌的爆發了。聖經沒有用，便同時用劍。但歸根結底，問題還是沒有改變。輸出軍火，與輸出馬歇爾計劃物資，事情的性質沒有差別，所不同的，它將更甚更快的拖垮西歐及其他備戰國家的資源、財政和一般的經濟生活，結果會像華萊士現在所推斷的：「在挪威建立一個軍事基地，並沒有滿足洛杉磯工廠的工人們的要求。花了數百萬美元在格陵蘭建立雷達網，並沒有消除支加哥的貧民窟。把重型坦克裝運到盧森堡去，對於堪薩斯的農民並沒有什麼幫助。我們不能夠除了花費一百五十億美元供給武器之外，每年再化幾十億美元來使西歐再武裝，而還有一個富裕的美國。這一條必然的路線，只有引向經濟危機和戰爭」（塔斯社十七日紐約電）。

## 「不見棺材不落淚」

雖然擺在眼前的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但華爾街及白宮仍不願正視一下，而依然在自欺欺人。美商務部長索雅硬說最近的美國經濟局勢，「並非表示我們正走向經濟恐慌」，且認爲「確無恐慌的理由」，爲的是「目下尚有一種極大而遏制未發的需要」，他指出房屋建築、軍費、歐洲方面的需要，以及在美國人口日益增加的情形下經濟的正常發展等諸點，足以保證在最近將來不致有嚴重的經濟蕭條（美國新聞處聖路易十一日電）。杜魯門的經濟顧問會議副主席凱塞林甚至這樣大言不慚的論斷：「美國的繁榮不久就要在一九四九年達到峯極了。除非恐懼心理征服了商人和投資家，使他們覺得景氣已經瀕臨尾聲，否則一九四九年一定是一個好年成」（塔斯社十六日紐約電）。

但是，美國的工商界人士及經濟觀察家大多都不能接受這些空口的武斷。「商界人士稱：當局的意見對今年或屬有效，然美國經濟活動的若干方面供應已不復低於需求」（法新社十八日華府電）。據美國工業會議理事會的報導，在工業家中間曾舉行過一次意見測驗，大多數人卻一致認爲今年將遭臨一般的經濟蕭條。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漢奈在「紐約雜誌與美國人」中撰述一文，也指政府的估計爲「滿帶惡兆地令人回想起一九二九年的日子」（塔斯社十六日紐約電）。

其實，任何人都知道，在過去資本主義的恐慌史中，那一次恐慌到來之前，不充塞着武斷抹煞與故作樂觀的欺人之論。在美國，故羅斯福那樣富於魄力與遠見的「新政」，結果也不能阻止一九三七年的特種蕭條的經濟局面的到來。現在，杜魯門的龐大軍事預算與武裝西歐的計劃，也許能夠刺激一下險象環生的經濟現狀，但這是很不可靠的，至多是短時期的，而美國經濟內在矛盾的尖銳化，以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殘破不振給予的影響，卻是非常現實的、切近的、累積性的。「形勢比人還強」，要到來的是終歸會到來的。

# 大西洋公約與北歐

慕松

一

積極籌備中的大西洋公約，不是什麼北大西洋各國間保障安全的區域協定，只是美英集團確立世界霸權的主要工具。

引華萊士的話說，美英當局「把這個公約作爲抵抗侵略的壁壘向人民提出來，其眞正的目的是要針對着蘇聯建立第二道警戒線。將以侵略性的軍事聯盟來代替聯合國。「很明顯的，這種政策帶着強烈的侵略氣味。美英心目中的大西洋公約，不僅以西歐聯盟五國爲基礎，且希望推廣及於北歐與南歐兩翼，成立斯干的那維亞集團與地中海集團，將丹麥挪威瑞典與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希臘乃至土耳其一道拉攏進來，並以西德三佔領區爲重要角色，最後和泛美聯盟聯繫起來。如此看來，這個公約決不是區域性的，再加上醞釀中的東方聯盟，那就支配了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以外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了。

去年美國大選之前，戰爭叫囂者十分猖獗，有一批穩健的好戰評論家主張不可輕舉妄動，必須好好準備。阿索普兄弟（Joseph & Stewart Alsop）在「星期六晚郵」上發表一文，認爲假使戰爭發生，美國事前必須做四件事：一、陸海空軍要有充份準備；二、要有堅強的聯盟組織，尤其西歐聯盟更爲重要；三、利用平時軍事租借法案，恢復西歐各國力量；四、商洽海外基地，美國可以先發制人的出動攻擊。這四件事，他又歸納成兩點，一是聯繫李普曼所說的「大西洋社會」，二是準備廣泛建立戰略基地。其實，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美國循着這個方向在加緊去做了，就是現在這個舉世注目的大西洋公約。美國軍事評論家鮑德溫（H. W. Baldwin）談到大西洋聯盟計劃的時候，悠然自得地說，「這樣的一個計劃，其意義第一將是美國可以獲有軍事基地。我們已有權可以使用格陵蘭島、冰島、阿速爾羣島、英國、德國、的黎波里和摩洛哥的機場；公約的其他國家在簽字後或者也會悄然給予我們相同的特權。」從這裏可以看出：大西洋公約是美英侵略政策的新發展，與它們確立世界霸權的

企圖密切配合的。北歐三國之所以成爲追逐的對象，從攫取反蘇戰略基地這一點上，我們不難瞭解。

## 二

北歐三國的地理位置，在美英備戰計劃中的戰略價值極大，因此也就成爲它們苦苦追求的對象，或以經濟軍事援助引誘，或以外交壓力脅迫，其目的便是要使北歐集團與西歐聯盟聯姻，堵塞大西洋公約的缺口，安排直接進襲蘇聯西部腹心的基地。

先說丹麥，其地位適在波羅的海的入口。在上次大戰中，因爲德國佔有了丹麥和挪威，所以使英國在北海的形勢完全改變。丹麥控制北海的門戶，對英國本土處於屏障地位，且擁有格陵蘭與冰島，戰略價值是不待言的。

至於挪威，高佔斯喀基爾拉克海峽之上，俯瞰西歐大陸。它的北極區域對於蘇聯將是一個重要的區域。因爲這地區控制着通往白海的道路，並可以用作空軍的基地，在反蘇的空軍戰略上具有重要的位置。它的西南部，且有斯坦凡格（Stavanger）的大機場與無數可作潛艇基地的斷岩峭壁間的深港。在軍事地理上，英國把它看成一柄裝滿子彈對準頭部的手槍。加之挪威和蘇聯有共同的邊疆，它就成了西方積極爭奪的一個重要對象。

瑞典接壤芬蘭，後者就是蘇聯的西鄰，在空軍威力空前發展的今天，美國亟想利用瑞典作爲空襲蘇聯的基地。一旦實現的話，等於佔有了遠東的堪察加半島，瑞典成了格陵蘭的前哨基地，便於向蘇聯歐洲之部加施壓力。

美英是從這個見地來拉攏北歐入盟的。在軍事力量上，三國均不足道。丹麥與挪威只有一些陳舊的海防砲與少數的巡邏船，均有極長而不便設防的海岸線；瑞典有少數空軍與一隊規模小而效率強的海軍。但是，它們所處的地位，使它們成爲西方國家的獵物。

美國對北歐的企圖，在大戰結束後不久便透露出來了。爲了控制北歐，要求續租格陵蘭，佔用冰島。去年夏季，通過貸款協定，更對北歐加強政治壓力。當時斯干的那維亞半島上響起一片反共聲。丹麥制訂了反罷工法，瑞典的社會黨也中止與多年的盟友瑞共合作。三國的軍事預算都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左右。去秋聯大開會時，馬歇爾乘與會之便，坐鎮巴黎，推動「冷戰新計劃」，其中一節，便着眼於北歐三國。馬氏曾面告瑞典外長恩登，主張整個斯干的那維亞國家加入西方聯盟；以後共和黨外交策略家杜爾斯又飛北歐，會商擴大西歐聯盟，想把北歐三國包括在內。最近英國艦隊定期在北冰洋舉行演習，其目的在炫耀武力，將整個斯干的那維亞國家拉進大西洋公約罷了。

## 三

嚴格地說來，斯干的那維亞各國的外交政策，其中立的程度是很有限的。它們表面上中立，基本上則傾向於西方國家。這顯著的動向表現在參加馬歇爾計劃的行動上。從前年夏季馬歇爾建議「援歐」起，北歐各國就曾積極參加。個別的說，挪威是最傾西方的，丹麥次之，瑞典則保持相當的中立傳統。

挪威和丹麥兩國當局，很懷疑中立政策在今天的效力。他們認爲國力不振，不能依靠宣佈中立就可担保不被佔領，加之他們的執政者反對蘇聯的制度，因而認爲參加一個由美國支持的西方軍事同盟，才是保持和平的方法（主義上如此）。這種意向表示北歐國家，特別是挪威，在外交上已成爲西方國家的小伙伴了。

今天挪威在北歐具有掮客的身份。它一心想把大西洋公約的拘束加到連它自己在內的北歐國家身上，冀以調和瑞典與美國之間的歧見，換取美國對挪的援助。自從去年年初以來，挪、丹、瑞典三國斷斷續續在奧斯陸商組北歐集團，美國蓄意通過挪威的拉攏湊合，組成北歐區域集團，然後再拉進大西洋聯盟。但瑞典知道大西洋公約與戰爭災禍是聯結在一道的，所以堅決拒絕了。挪威又提建議，主張參加北歐集團各國可以分別決定參加西方聯盟，意思是想在反蘇戰爭掀起後，用互助協定的約束把瑞典拖進戰爭，但瑞典有戒愼之心，還是沒有上鈎。由此可見，挪威出賣友邦換取美援之心如此熱切，毫無顧惜地要將它的領土與人力交給侵略性的大西洋聯盟的組織者去使用。

挪威與蘇聯有一個共同的邊界，在它高談闊論企圖加入美英軍事政治集團的時候，與它界壤相連的蘇聯，當然不能對於這種軍事冒險計劃漠不關心。所以一月廿九日蘇聯駐奧斯陸大使，請挪威說明將擬加入大西洋公約是否具根據，挪威政府是否因此要承擔在其領土上構築空軍和海軍基地的義務。挪威外長蘭珙的答覆，則極力要表明大西洋公約是淸白無害的區域協定，顯示具有加入的意向。事後並飛美國，探詢大西洋公約的內容，參加後能有幾許好處。照會往來，最後「蘇聯政府爲了消除對蘇聯宗旨的任何懷疑起見，建議挪威政府和蘇聯政府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從而結束一切的疑慮」（引自蘇聯二月五日聲明）。蘇聯的建議，使挪威加入大西洋公約一事毫無正當理由了。

事態發展至此，誠如上海一家報紙所說：「一個遠隔重洋的強國，利用外交壓力迫使另一個被敵視的強國之鄰邦締結軍事同盟，當然令人難以緘默坐視。說得明白一點，如果蘇聯利用外交壓力迫使加拿大墨西哥與她締結軍事同盟，易地以處，美國究將如何應付」（見二月十四日大公報社評）？對於渴望和平的世界，縱使互不侵犯條約「形式落後」（挪威統治階層的批評），較之侵略性的攻守同盟，不知高強有利千萬倍；究其實這兩者又是不能以對等的地位相比的。千言萬語，挪威根本沒有置身於帝國主義列強賭局中的必要。

## 四

從一八一五年以後，瑞典大體保持着中立。我們引用瑞典外長恩登教授在去年二月初對議會的演說來解釋，它的中立政策，他說：

「瑞典政府深信絕大多數的人民不願在衝突發生時或以明顯的同盟條約、或以共同軍事行動的祕密諒解方式，參加大國所組成的任何一個集團。如果聯合國遵照它的憲章行使職權，則瑞典對此事的態度將以會員國所作的諾言來考慮決定。如果此一新的安全組織爲政治集團之成立所破壞，或其行動力量被瓦解，則我國必須有選取中立之路的自由。在此種想像的局勢中，中立政策是否可能，不能全由我們自己決定，前途如何亦不能預先估料。但是我們絕不願以事前的拘束而剝奪了我們置身於新戰爭之外的權利與機會。」

這一段話是瑞典中立政策的說明。瑞典並非不贊成建立北歐集團，年來瑞典外交部的目的，就是促成北歐諸國相互防衞盟約的訂立。瑞典在北歐三國中，武力最強，工業發達，願意在軍事上援助挪威丹麥。但瑞典主張北歐集團必須建立於三國一致接受的中立原則與不參加其他強國所組的聯盟之上。急切要得美援的挪威，不願接受這種拘束。現在挪威決心與西方合夥，北歐同盟談判因此停頓。美國在北歐孜孜經營的反蘇佈置，又遭一次慘敗。

但是，瑞典的中立政策不夠堅定，它對西方的門戶還是開着的。根據上次大戰中的事實，那只是一個有限度的中立。當納粹佔領挪威與丹麥以後，瑞典立刻被迫供給德軍以運輸的便利，並對希特勒作其他的讓步。戰後包容納粹戰犯及其財物資產，前年以來，更日益屈從於金元利益之下。現在瑞典對它的傳統中立政策已有若干讓步。據丹麥外長賴斯穆森表示，北歐本已商獲聯防公約的五項基本原則，其中末項規定，三國中有一國遭受攻擊時，「可以向聯盟國外國家請求援助，並且三國皆將給予必要的助力，以使外援可能獲得」（二月十三日倫敦廣播）。關於此事，瑞典官方雖無正式公報，但其高級官員談稱：「東西雙方一旦攤牌，瑞典諒將歸向西方。但在眼前，斯干的那維亞同盟與大西洋聯盟之間似以維持非正式的聯繫爲佳」（二月十五日倫敦廣播）。瑞典國防當局亦表示有意參加大西洋公約（二月十四日聯合社電）。瑞典中立思想，顯已改變。這姿態當然是做給美國看的。

附帶要說明的是，瑞典與丹麥挪威統治階層，都以社會民主黨人爲主體。這三個國家都有強有力的社會民主運動。他們希望兩個世界合作，從聯合國的成就中去獲取安全。對於美國日益加劇的挑戰行爲，現在他們彼此的態度有了不同：寫過許多關於挪威工會運動著作的外長蘭珙，鼓掌喝彩，甘願附從；瑞典則尚表疑慮。在西半個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甘作大資本家的侵略先鋒的時候，瑞典能夠堅持中立的政策麼？我們拭目以待之。

## 五

大西洋公約仍在籌備中，北歐局勢還有新的發展。但是，不管擴張主義者如何利用它的副手出賣區域聯盟的圈套，蘇聯堅定的和平政策，已贏得各國人民日漸增多的同情。損害民族利益、向帝國主義集團屈降的政策，正遭遇着各國人民日益增強的反抗。即使大西洋公約如它的組織者所願締訂成功，聯繫了各國統治階層，仍不能同時結合各國人民。所以，我們可以斷言，這種政策是一定失敗的。

本刊特約倫敦航訊

# 莫斯科與華盛頓

·琪昂·

## 是誰關閉了和平之門？

嚴冬正濃，冰霜凍結着大地，史太林上月卅日對美國赫斯特系國際新聞社記者的談話，好似一線陽光，使垂危中的世界和平重露生機。綜合史氏談話內容，有四要點：

（一）蘇聯渴望與美國發表聯合宣言，申述兩國均不欲從事戰爭的決心。

（二）美蘇兩國應相互合作，以逐步達到裁軍及世界和平之實現。

（三）西方列強如能放棄分裂德國並建立西德政府的政策，重返四強合作之途，則柏林問題可迎刃而解。

（四）史太林準備會晤杜魯門，俾能完成「和平協定」。

當此人爲的戰爭暗雲佈滿國際天空之時，從克里姆林傳出的和平之聲，無疑爲全世界不願重見人類大屠殺的億萬平民所由衷歡迎。但白宮的反響怎樣呢？

這裏且回顧去年美國大選前夕，杜魯門總統突然派遣大法官文生（Vinson）出使莫斯科那戲劇性的一幕，當時在巴黎夏樂宮的馬歇爾將軍一怒而以摜紗帽相威脅，杜魯門便趁機鳴金收兵，收回了成命，這雖不一定是一齣雙簧，但在當時明眼人已看出杜魯門是在唱的假戲，用以騙取一心指望和平的美國選民手中那張選票；果然，這一來美國一般老百姓眼中的杜魯門變成了一位「和平天使」——「亨利是要和平的，咱們投他一票！」許多美國人有這樣天眞的想法，而杜魯門也就當了選。這齣假戲對杜魯門競選勝利所發生的決定作用，連共和黨紐約總部的發言人都加以肯定。但時間是殘酷的，時間是一切虛僞的證人：倘若杜魯門眞的是和平天使，那麼今天馬歇爾既巳下台，他正可大有所爲，施展其和平的抱負，勇敢地向莫斯科伸出和平的手，不幸他沒有這樣做。

上月卅一日，白宮的發言人還曾表示總統願意會見史氏，唯地點必須在華盛頓；但國務卿阿契遜在本月二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却又聲明美國不擬在此時與蘇聯進行談判，並且更重要的是，總統對於他這聲明「並無反對的意見」（路透社二日電），這一方面又一次說明了杜魯門的缺乏主見和「出爾反爾」的特性，一方面讓全世界看淸了一個事實：莫斯科與華盛頓，一方面大開着和平之門，一方面却把這扇門砰然關閉！究竟誰要戰爭？誰要和平？這對比沒有比今天更明顯的了。

在這和平之門的一開一閉之間，多少人編織着美麗的幻想！多少人做了一場和平夢！當莫斯科的和平之聲傳到倫敦的早晨，我在住所門口逢見了房東的遠房親戚麗太太，她這一天滿臉歡偷，興高采烈地跟我說：「我眞開心！倘若史杜眞的見面，我的丈夫該可以回來團聚了，柏林的冬天冷得很哪！」原來麗先生是在皇家空軍服務，柏林冷戰既起，就被派往柏林的空運大隊工作，一去就是兩月，能回來自然是件喜事，我忙着給麗太太道賀，然而一日之隔，麗太太的美麗的夢却落了空。

## 華爾街不要和平

美國政府拒談和平，正暴露了她所代表的美國大獨佔資本家好戰成性和害怕和平的罪惡心理。

倫敦的新政治家雜誌對美國這次的作法表示失望，認爲「美國的答覆，應該表示歡迎之忱，同時建議蘇聯，先談特殊問題，而後及於一般問題」。（見二月五日該刊）但一般問題如不首先獲得協議，又從何而談特殊問題？這一號稱中立的權威刊物的論點，在骨子裏毋寧是責備美國政府做得太不漂亮，應該婉轉的拒絕才是。殊不知美國人本鉠少英國人嶄政治的天才，抑有進者，美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巳和戰爭結下了不解之綠，她要在戰爭中找出路，所以不管美國資本家多麼善於說謊，這件事早巳不合身材的民主和平的外衣，始終遮不住一條好戰的狐狸尾巴，因而做起事來也就難免張皇失措，亂了章法，杜魯門和阿契遜兩人談話的先後矛盾，正是最好說明。

說美國大獨佔資本家害怕和平，是有足夠的證據的，下面是他們自己的供狀：

「目前的軍事擾亂開支以及對其他國家的援助，正繁榮着我們的企業，倘若和平眞的到來，牠將擾亂一切。」（一九四八・十二・卅一，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告）

「某些商人巳恐懼到一旦我們和蘇聯和平相處時，由於軍事預算的裁減所引起的商業的萎縮。」（本年一月二日，紐約星報）

「和平的威脅暫時不致出現，唯從公司的利潤着眼，則此種威脅一旦存在，並影響及軍火之出產時，則其危害，將甚於捐稅之增加」。（一九四八・十一・二十，華爾街雜誌）

上面引用華爾街喉舌的自白，赤裸裸地說明了美國大資本家的利益和要求和平的平民的利益是如何針鋒相對。

至於美國在西歐的小伙件們，對史太林談話所表現的不安的心情更是可以想像的，倫敦幾家獨佔性的大報，幾乎全體動員，圍勸這隻「和平的鴿子」，「痛斥」莫斯科的「和平攻勢」爲「言不由衷」，這些高論，限於篇幅，不願多引，單說泰晤士報，牠開始就半吞牛吐地對史杜會晤大潑冷水，「今天，史杜會晤在理論上確有益於和平……，但舊的困難仍然存在着：倘若杜魯門不願離開美國，何處又是他們會晤的地點？抑有進者，他們的會談，能不涉及西方國家的利益？」（二月一日該報社論）言外之音無非是說你們最好不必談，因爲事實上的困難太多，要談的話，大英帝國也得有一份見。接着，該報又忽然「放棄」了「中立」的而孔，斥責蘇聯一通：「也許這才是眞正的解釋：史太林先生並不存心想會議，而是想在雙方的換文中，摔取最後一滴宜傳資料。」（二月三日該報社論）而自稱爲社會主義奉行者的工黨機關報「每日導報」，則對史太林談話的「誠意」發了一連串的疑問，之後，便沾沾自喜地代爲解答，於是若有所獲似的下結論曰：「史太林決不想會晤杜魯門，他的談話也未能改變國際現勢。」（二月一日該報社論）

英吉利海峽對岸的法國，自然也得略盡「幫腔」之責，據一日夜巴黎廣播，法外交部發言人對史太林之談話發表評論謂「純係政治陰謀」。

華爾街及其西歐的小伙件們的嘴臉全部暴露出來了。他們不要和平，害怕和平，與和平不能兩立！

## 人民將贏得和平

然而，今天日益高漲着的要求和平的狂浪，是不會被虛僞的宣傳所嚇退的，與華爾街害怕和平的心理相對的是大西洋兩岸洋溢着的一片歡欣之情，工黨議員雷諾，張伯倫（Ronald Chamberlain）本月三日在下院正式提議英國政府應努力促成史・杜會議，頂好能在倫敦安排史杜會晤的地點，聯合國祕書長賴伊概然表示願以成功湖的會場供史杜會晤之用，美國進步黨領袖華萊士則說：「今天不是談軍事聯盟的時候，而是談和平的空前良機」，但華爾街大亨們不惜與萬民爲敵，不願全世界的眞正與論，倒行逆施，一手絞殺了這世界和平的一線生機，和平的希望只是曇花一現，「北大西洋聯盟」這部戰車，仍在美國監督下，加工提造中。

華爾街又一次關閉了和平之門，但華爾街關閉不了的是人民的眼睛，事實使人民更認識了誰是戰爭的製造者，誰是和平的杜石，全世界要求和平的巨響終將掩蓋住戰爭的狂叫，不管獨佔資本家控制下的報紙如何善於說謊，無情的現實却不斷地教育着人民——這一天快要來了，當億萬人民眞正向事實睜開眼睛的時候，今天這輩唯恐天下不亂的戰販們，怕只有跪在人民法庭面前發抖的吧！（一九四八・二・六，倫敦）



# 南斯拉夫·中國·和斯諾

William Steinhaus　淑之 譯

南斯拉夫的狄托和共產國際情報局其他各國分裂的消息傳來，西方各國政府都大大的鬆了一口氣。可是他們並沒有馬上安心，祇怕這又是共產黨的一個詭計：也許這是木馬計，把木馬留在東歐各國的城垛之外，讓天真的西方人以為是天降的禮物，等到發現裏面藏着的是惡漢盔甲，陰謀從內部把西方各國毀滅時，就巳經太遲了。但一經證明這分裂是真的，西方各強國就一陣忙亂，趕快抓住這好機會。對狄托的誹謗改了調子了。他雖然依舊被稱為「獨裁者」，但是他變成一個西方國家可以與之打交道的獨裁者了，可以把他從蘇聯集團裏拉出來。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甚至希望感化他，使他接受西方式的思想和行動。

狄托馬上得到了報酬。南斯拉夫和西歐各國間的貿易突然興隆起來，給狄托帶來他所熱望的金元和英鎊。在狄托這方面，他不再需要蘇聯的援助了。他主動地、被動地斷絕了南斯拉夫和東歐國家間的許多聯系，移進了英美集團。

## 極端愛國主義

英美集團終於在蘇聯的盟友中發現了一個顯著弱點，真是興高彩烈，於是又打入新陣地去。一九四八年九月，他們通過官方、報紙和廣播，設法勸誘波蘭的副總理和波蘭工人黨領袖戈穆卡脫離蘇聯集團。他被稱為「波蘭的狄托」，又宣傳說波蘭工人黨和共產黨之間發生爭吵。英美集團雖然受了戈穆卡的拒斥，但狄托叛變使他們太喜歡了，在喜意未消之際，就又轉過來在匈牙利和東德身上打主意。現在，在這方面一無成就之後，他們又轉向中國，孜孜不倦地在華北的共產黨和聯合政府中尋找任何不和諧的跡象。

可是，西方各國政府和新聞界對於狄托與共產國際情報局分裂的含義，完全判斷錯了。他們把這件事看作是民族主義不能容忍莫斯科干涉的結果。但是，客觀的資料雖然不夠，關於狄托式民族主義的真性質，我們卻愈來愈明瞭了。不僅從共產主義的觀點來說，狄托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極端愛國主義，而且按牛津和章氏大字典的解釋，這也是一種好戰國家主義和外國侵略主義。根據這種了解，我們才能解釋為什麼狄托有計劃地培養南斯拉夫人民的反匈牙利情緒。南斯拉夫之鼓勵反匈情緒，巳等於國民黨在中國鼓勵排外意識，其目的也復相同：逃避主要問題，故意使國內的不滿情緒向別方面發洩。狄托之企圖把阿爾巴尼亞和其他巴爾幹國家拉到他的羽翼之下，也就表現他的侵略主義意識。

雖然南斯拉夫的工業建設在最初似乎頗有成就，她的國家社會主義化計劃却遇到了極大困難。這一方面是因為狄托的「土地改革」行得太過火了，但另一方面，而且是大部份，須歸告於狄托本人——過去他因合法地運用武力和德國人及南斯拉夫內奸作戰而獲得權力，現在他却意圖保留這權力，設法抑制舊日同志們的批評。

## 不使共產黨發展

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狄托就努力不使共產黨發展，因此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員的人數，若以人口比例來說，要比其他東歐各國小得多。共產黨是南斯拉夫唯一有組織的左翼政黨，反對他的獨裁，要求在製定政策時下級幹部有更多的發言權，這使狄托採取高壓手段。一個在南斯拉夫某工廠工作的奧地利工務員，竟沒有法子和工廠裏的共產黨團體保持聯系，因為它巳經躲到地下去了。更重要的，共產黨內一切反對狄托的人，都被嚴厲地清除。據初期受逼害而逃亡的人說，「在南斯拉夫，警察拘獲一個共產黨員，比捉住一個Chetnik功勞還大。」（一九四八年九月電訊報）

因此，狄托政權巳經不是民族主義的左翼運動了。它巳經墮落腐化，甘與革命清算對象狼狽為奸。狄托為獲得權力，不得不與反動勢力妥協。他有實力是事實，因為他保留了軍隊的控制權，這支軍隊配備相當精良，但是他也必須愈加憑藉軍力和Rankovic警察制度，因而就愈加和人民疏遠。就使是最成功的奸雄，這也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啊。

固然狄托把南斯拉夫和東歐鄰國相隔離，使南斯拉夫蒙受極大的損害，因為東歐各國間的經濟原是相互連系的。但是狄托至少給予西方國家一線希望。正有一些人把狄托事件看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家內部鬥爭和弱點的暴露，歡天喜地，而現在也來加入這一羣人的，却不是別人，正是我們的斯諾先生（Mr. Edgar Snow）。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星期六晚報，以注目的地位刊載了斯諾的一篇文章，題名「狄托的邪教徒能使俄國止步嗎？」斯諾的論點，既簡單又非獨創，總括起來是：南斯拉夫結束了莫斯科在共產主義國家中的霸權，她固守民族主義，而且有力量向克里姆林宮採取凶狠的挑戰態度。

## 戰後趨勢

可是在他細心寫就長達五千餘字的全文中，斯諾對於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中南斯拉夫國內的趨勢，並沒有具體說明。南斯拉夫共產黨大部份黨員反對狄托政權這件事，斯諾也一字不提。他只想到在東歐各國鎮壓「民族主義情緒」的所謂「清黨」運動，但是對於戰後後起國家必然會產生的國家侵略主義和這種主義對於和平建設危害之大，都沒有說明。狄托政權對於協助南斯拉夫解放者的鎮壓，他也沒有提及。

但是斯諾這篇文章是重要的。這倒不是因為它責難蘇聯民族主義，而是因為它表示英美和西方其他強國對於南斯拉夫、東歐各國甚至中國的看法如何。斯諾自稱十年前在中國就看到了一種傾向。他寫道：「十年前在中國的時候，我就覺得有這種可能（指中共和蘇聯分裂）。那時候，全世界除俄國之外，只有中國的共產黨有自已的軍隊、領土和行政權。」他後來接着又說，「為什麼除了南斯拉夫和中國之外，其他各國中的外國政黨，沒有一個曾根據客觀分析，按工人階級的需要而制定內政政綱，就使在莫斯科公開反對之後，也能依然為這政綱辯護，並且繼續擁護它？」

在最後一句話裏，斯諾暗示（實際上也等於宣稱）中國共產黨巳曾因莫斯科的攻擊而不得不替自己的政策辯護。可是他這種說法似乎和實情不符，而且也沒有事實證明。也許斯諾太性急一點，他說的只是他預計中的發展而巳。因為至少他預先假定蘇聯會反對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其政策是依據本國特殊問題而定，民族意識能自由發展，不因外來強國的壓力而頓挫。

中蘇間這種假想的失和，當然又是美國軍火庫裏頗受歡迎的一件武器了。早在一九四五年，魏德邁將軍和美國海陸軍高級官員，就巳經詳細地問新自共產黨中國旅行歸來的記者們這一類的問題，渴望獲得中共內部或是中共蘇聯間任何爭吵的跡象。最近幾個月中，鬼魂又在城垛上徘徊了，含糊喃語着（為蘇聯所支持的）李立三與毛澤東之間、中原共軍將領之間以及中共和蘇聯之間的矛盾。

我們真不知道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是不是祇因為中共獨立生長，未得外援？顯然是的。但是斯諾的論題，很難以從蘇聯的文告中得到支持。因為傑非和飽羅廷，中蘇間最初的聯系人，都絕無爭論地承認不能在中國胡亂實行共產主義。一九二六年史太林自己也說過，中國的未來一定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獨裁，和一九〇五年俄國當時所主張的相彷佛，所不同者，在中國將有一個以反帝為主的過渡時期，朝社會主義中國的方向發展。」最近真理報特地引述史太林這段話，可以證明蘇聯的評述家都認為這觀點依然正確。蘇聯既承認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相伴物「反帝」之發展為不可避免，那未也就說明蘇聯深知民族主義在中國必須發展，並沒有被這件事所煩擾。

## 斯諾的地位

最不幸的一點，倒是斯諾的文章，說明了他自已的發展。自從他寫了那本客觀傑出的「西行漫記」，報導中共區域的實情，開全世界人民的眼界以來，斯諾就不再前行了。他最近這篇文章的特點是：不合道理，濫用「普遍教會」等無意義的字眼，蹩腳神話文章。我們都知道F. Borkenau現在是以攻擊他舊日共產國際情報局舊僚為生的，而斯諾竟會引錄他的言論，把他當作權威，真使人驚訝不巳。我們真不曉得斯諾自已的結局會怎樣呢。

——原文載二月十九日號密勒士評論報

# 一週外論輯要

小宜輯譯

## 新形勢和新政策

全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掌握中。祇要他們高興，他們可以馬上佔領全國。他們可以放慢步子，加速推進，繼續作戰，或是談和平，一切任憑他們的喜歡。

政府軍是完蛋了，被殺得七零八落，倒是共軍進展得慢，國軍崩潰得快。就使蔣重新上台，他也很難重振旗鼓，使國民黨成爲一個黨、一個政府、或是一支戰鬥的軍隊。

美國對中國所抱的希望，把四萬五千萬中國人組織成遠東反蘇堡壘的希望，現在是全部落空了，在未來幾年中都不會實現。

從莫斯科的觀點來說，蘇聯的政策是大成功了。

共軍已經控制了東北華北。如果他們決定佔領全國，那末南行七百哩直取廣州，也將所向無敵。目前中共的任務是在繼續向南推進，同時開始統治北方。

至少有一個時期，共產黨在華北的統治也許會比較溫和的。第一，戰事結束了，這減輕人民不少苦痛。共產黨統治者不會採取高壓手段的。黨的命令一定合情合理，嚴格但又溫文。四處跑跑，做做正經的生意，都很安全。

城市居民的食糧至少有一個時期將較充足。共產黨對城市的封鎖撤銷以後，鐵路邊的戰爭結束以後，農民們可以自由攜帶食物到城市裏來銷售了。美國的糧食不會像目前那樣重要了。

鐵路和公路一修好，交通可以馬上恢復。共產黨的土地改革將鼓舞農民們，他們會因有機會銷售全部農作物給城市居民而高興。共產黨也會向工人求愛，使他們覺得自己很重要，有一種新的自尊感。

商人們會出乎意料地發現自己的頭在日出時沒有被斬，在最初幾個月裏能享受許多自由。外國人也會意外地發現自己被共產黨所容忍，只要不胡亂說話，可以繼續照常做生意。

總之，祇有所謂戰犯，國民政府裏的一批大亨們，才會覺得這新局面辣手無情。共產黨統治者看來會先把一切接手過來，使經濟照常進行，可能時儘量留用現有工作人員，採用原有的行政機構。

面對着中國的新形勢，美國的對華政策也有從頭到尾檢討一番的必要。新的美國政策可能是這樣的：

軍事援助可以算結束了，不大有恢復的可能。美國在青島的基地也不能保留多久了。

可是經濟援助又是另一回事。美國救濟物資在中國還有一些宣傳價值，也許可以維持中國人的好感。

假如要復興日本，中日通商也極重要。因此，美國終必承認中共政府的。美國的理論將是插一只脚在中國門內，好在共產黨能把全中國吞噬之前的悠長歲月中東山再起。（二月十四日大美晚報，原載「美國新聞和世界報導」雜誌。）

## 東方南斯拉夫？

莫斯科培養中國知識份子，使他們相信史太林主義能給與中國的，要比美帝國主義能給與的多。而我們的政府，却儘和一些有名的貪污反動人物打交道。蘇聯儘挑選受人尊敬而善於領導的中國人，而和我們打交道的中國人，已經表現他們不能領導也許已經腐敗到不可救藥的程度。

我們認爲美國對華政策必須修正，應置重心於發展中美兩國人民的文化關係。中國人一向是我們的朋友，假如我們在食物、投資和文化交換方面幫他們忙，他們將依舊是我們的朋友。

爭取中國民心的戰爭，不是用大砲而是用腦力作戰的。鑒於中國人並不喜歡俄國人，我們開頭已經佔優勢了。假如在蘇聯近隣的小國南斯拉夫會有一個狄托出現，那末在共產黨中國也可以有一個更大更過激的狄托。假如中國非得成立一個共產黨政府不可，那末有了美國的幫助，中國必然也會變成東方南斯拉夫，使蘇聯的一只脚陷在中國的泥沼裏。（二月十五日波斯頓先鋒報）

## 英國和中國共產主義

英國的現實主義，在和中國打交道方面來說，眞正發揮到極點了，這我們只須略讀歷史就可證明。因此，我們讀了合衆社的倫敦電訊，也並不驚異。該電訊說，英國商人竭力反對「採取任何足以得罪中國新政權的行動」，而英國外交部已給予保證。同時，商人方面正努力促使英國早日承認「毛澤東政府」，據說有一個重要的英國商務代表還講：「爲什麼我們要提及派英國兵到華北去保護英國利益呢？到目前爲止，英國還沒有採取這種行動的必要。除非我們惹了中國，否則就沒有派兵的需要。」

對於中共的勝利，英國外交部和英國商人會比美國國務院、白宮和美國商人更喜歡嗎？我們沒有理由這麼相信。但是目前的形勢是：和中國共產主義妥協，或者放棄美國全部在華投資，兩者之間我們必須擇其一。不幸美國人中間似乎只有那些在中國面對事實的人，才努力企求現實地（也許應該說是機會主義地）把握這新形勢。

也許倫敦的商人們並不在乎別人稱他們做機會主義者。他們明白自己必須生存。他們不會因此而失去體面，因此也就不用羞恥。他們不願意失去財產地位，願意靈巧柔順，同時保持英國猛犬傳統的韌性。

我們國內的某些同胞對於中國共產主義既少認識，又似乎無意探求其眞相，他們還是別作關於共產主義的政治演說吧。英國人在海外經商久了，也不準備馬上丟了買賣，國內的這些同胞們還是看看英國表兄弟的辦法罷。（二月十五日大美晚報）

## 老闆也有一死

在中國，執行死刑的毛病常常就在殺錯了人。對於那三個被淞滬警備司令部草草鎗決的公共汽車工人，我們也無從判斷他們有罪無罪。但是我們卻要說：這是制止罷工非常過激的手段呢。就算中國是一個還很原始的國家，而勞資糾紛有時也鬧得過火一點，但是爲了妨害公共汽車交通而把三個工人執行死刑，總是一件使人非常吃驚的事。工人們也許因而畏懼，但是他們會恨在心裏的。結果可能是表面上的平靜——但可能會來一個爆炸。我們覺得警備司令部走上了一條危險的路子了。鎗殺勞工領袖，通常都表示當局已經到了盲目拚命的境地。他們不顧死活的辦法，有時所得結果會和期望相反。爆炸性的反擊遲早會來的。如果來得遲，也許就會更猛烈。

勞工們目前的生活並不好。此刻誰的生活都不好。我們需要的是法治，不是暴力。依我們的意見，以軍法審判和執行死刑來使人民尊重法律，是一個極危險的辦法，也許這一擊會反打到我們自己頭上來的。老闆也有一死的啊。（二月十九日大美晚報）

本欄文字，純爲外國人對我國局勢議論的介紹。絕不能代表本刊的見解——編者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十

# 原子能論

## （原名：原子能的軍事和政治後果）

英．勃蘭凱特教授著

明今．俞衡．艾納合譯

**·本社新書預告·**

原子能是科學上的新發現。從技術方面闡述原子能的書已經很多；但就原子彈和原子能發現以後的世界大局加以正確分析的，這却無疑是第一本。原子彈可怕嗎？原子能的發展對於人類將有怎樣的影響？管制原子能問題何以成了今天世界問題的癥結？本書對於這些問題都有着詳盡的分析和解答。

作者勃蘭凱特教授是當今英國最有名的物理學家，一九四八年諾貝爾物理獎金的獲得者，又是英國原子能諮詢委員會的委員。他瞭解原子能，他瞭解世界大局。這是一本客觀的極有權威性的著作，是一本論述戰事却意向着和平的著作。在這個舉世困惑於「冷戰」和熱戰的時候，這本書顯然極其入時，而且富有啓示意義的。英國名科學家哈爾登教授推薦本書應即列入「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意思是叫人人必讀。此書現已由明今、俞衡、艾納三先生精心譯成中文，正趕排中，最近即可出版，請讀者注意。

★★★★★

密切注意 出版日期





~已出版新書及修訂版書~

**公民潘恩** 法斯脫原著．傅又信譯 基本定價二十元正

**國會與政府** 梅碧華著 基本定價五元正

**戰後蘇聯印象記** H．詹森著 賓符譯 基本定價十四元

本書是介紹戰後蘇聯第一本客觀而詳盡的著作。出版以來，轟動世界。中譯本問世未及半載，三版亦告完銷。茲四版即將出書，經譯者再加校正，附勘誤表。末並增錄陶大鏞先生「詹森先生訪問記」，對作者有生動的介紹。

**本社出版其他叢書**

| 書名 | | 基本定價 |
|---|---|---|
| 論馬歇爾計劃 | （初版） | 三·〇〇 |
| 蘇聯看世界 | （初版） | 二·八〇 |
| 美國政治剖視 | （再版） | 二·八〇 |
| 新民主國家論 | （三版） | 四·〇〇 |
| 世界現勢圖解 | （再版） | 一八·〇〇 |
| 戰後世界經濟與政治 | （增訂本） | 一四·〇〇 |
| 豪門美國 | （三版） | 一〇·〇〇 |
| 日本問題讀本 | （再版） | 四·二〇 |
| 東南亞各國內幕 | （再版） | 四·〇〇 |
| 論美蘇關係 | （再版） | 四·三〇 |
| 俄羅斯問題 | （再版） | 四·三〇 |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第四五七號 上海市社會局核准登記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五洲書報社
本社叢書一律按基價七十倍計算